最後倖存者揭密 神風特攻隊

載800公斤炸彈 被迫「志願」自殺

▲江名武彥寫下「愛好和平」贈送給大公報 黃匯傑攝

獨家專訪

被迫「志願」實施自殺式任務，在戰機上綁上800公斤的炸藥撞向美軍軍艦……這是年屆9旬的日本前海軍飛行員、「神風特攻隊」隊員江名武彥描述的特攻隊任務。二戰後期日軍的瘋狂冷血戰略，迫使大量年輕人走上不歸路。江名說：「我當過神風特攻隊隊員，也親眼目睹了廣島的災難，深深知道戰爭給人類帶來什麼樣的後果，造成了什麼樣的痛苦。日本現在是和平國家，我不希望再發生戰爭。」

單程燃料 滿載炸彈

1923年7月29日出生於東京的江名武彥，今年91歲了，看上去精神還不錯、雙目有神，握手很有力。見面第一句話，他說：「我願意接受你的採訪，是因爲想通過你告訴中國所有人，我沒有罪惡感，可以活到今天，是因爲從來沒有拿槍瞄準過一個中國人，我在與美國打仗，我們是好朋友。」他說完這句話望着我，我看着他很認眞的樣子，感到他不像是在開玩笑。

1943年12月，20歲的江名正在早稻田大學上一年級，和很多人一樣，很想學習生活，但無奈已到服兵役年齡。初入海軍的江名是一名普通飛行員，之後才被指定成爲特攻隊隊員。

最初，江名在海軍新兵訓練基地、廣島大竹海兵團接受訓練。江名說：「我最初駕駛的飛機是三人一組的97式艦上攻擊機，我們的訓練駕駛只有單程燃料的飛機，滿載炸彈起飛，抵達美海軍軍艦上空後，以自殺攻擊的方式撞向軍艦。我當時21歲，是機長，坐在中間位子，前面是20歲的駕駛員，後面是18歲的通信員。按正常的，我的飛機是需要戰鬥機護航的，但當時沒有戰鬥機了，（在沒有護航的情況下）如果被美軍發現，100%被擊落。但當時沒有辦法，像我們這樣的戰機，能夠突破美軍的戰機和艦艇的炮擊包圍，衝進去的機率是1/10。」

沒有通知 被迫赴死

1944年9月，江名又調到靜岡縣的大井航空隊。1945年4月10日，在一次飛行訓練之後，江名被指定爲特攻隊隊員。他說：「當聽到軍官說出江名武彥時，我的全身血液凝固了，身體發冷。但戰友們向我道賀說，『恭喜你啊！』」

江名說，大部分特攻隊隊員是被迫赴死，但軍方會說「他們是自願的」，認爲這樣戰死（自願去死）會被人家尊重。江名說：「在沒有任何提前通知的情況下，我被上級軍官指定成爲特攻隊員，當時，我的心情非常複雜與無奈，質疑的情緒圍繞着我，但其他人都認爲我是自願的。」

他說：「人只有一條命，這是常識。而且，明知道一定不會勝利的，爲什麼還要去送命呢？我還很年輕，爲什麼會自願去送命？我的父母還活着，自己卻要先死，不能孝敬父母，心情非常痛苦。每一天面對死亡的恐懼，我能夠做到的只有在日記上每天寫着，『今天，我還活着』，這是我當時的感覺。但是當時，即使心中有不願意也必須默默接受。我知道即使今天不指定，遲早也要輪到我的，大家都要成爲特攻隊隊員的。」

江名介紹，二戰後期，美國研發了新「格魯曼」戰鬥機，日本空軍的戰鬥力更加不堪一擊。當時，如果要攻擊美軍的艦艇，日本50架飛機去攻打一隊艦艇，沒有一架可以回來。既然不能回來，乾脆全部衝進去，因此產生了特攻隊。爲了保證成功，特攻隊大都由優秀飛行員組成。

兩次出擊 僥幸逃生

江名得知出擊的日期是1945年4月29日，目標是沖繩的美軍。江名說，在鹿兒島的串良基地進行特攻訓練時候，很想再見媽媽一面，對她說，今生永別了！

4月29日登上飛機出發的時候，坐在我後面的通訊員，讓我們要笑着去死吧。當時，我們駕駛的是昭和12年生產的已經過時的破舊97式艦上攻擊機，機上還要綁上800公斤的炸彈。那一次行動沒有成功，因爲出發不久後，飛機就發生故障需要迫降。

江名說：「想扔掉這個炸彈，但是，方圓數十里的天空下面全部是農家，唯一可以降落的地方就是高覽陸軍基地，但是綁着800公斤的炸彈要安全降落也是很困難的，好在憑着我們的駕駛技術，平安着陸。」最後還是給基地司令官臭罵一頓，因爲800公斤的炸彈可以把整個基地炸毀。

第二次出擊的日期定於5月11日，但是，二次出擊又發生了飛機引擎故障，被迫降落在海面上，距離鹿兒島三島村的黑島800米左右。江名說：「我們在島上住了81天，當時，島上的男人全部出去打仗了，島上的居民給我們供應吃、住，我們生存了下來。後來，我們被經過的潛艇救回。」

兩次出擊自殺式襲擊任務，但倖免於難。老人家說，可惜很多細節無法清楚地回憶了，當時的感受經過70年難以正確表達出來。

老兵不死 祈福和平

江名說：「對一般的人來說，《永遠的零》這部電影可以了解當時的情景，但以我個人的經歷來講，當時不是那樣的情況。我當過特攻隊隊員，也親眼目睹了廣島的災難，深深知道戰爭給人類帶來什麼樣的後果，造成了什麼樣的痛苦。日本現在是和平國家，我不希望再發生戰爭。《永遠的零》，你就當它是一種娛樂消遣吧，希望不要把人們的思想再引向危險的邊緣。」

對於日本提出爲二戰期間日本空軍的「神風特攻隊」遺物申遺，江名說：「我個人的看法沒有必要這樣正式的申請，也不贊成。而且，我也要說明一點現在申請要做的是陸軍神風隊，不是我們海軍。在這一點海軍和陸軍的看法是不一樣的。」

最後，他幽默地借用麥克亞瑟「老兵不死，只是悄然隱去」的話說，「老兵不死，（爲和平）講眞話！」

大公報駐東京記者 黃匯傑

《永遠的零》原型

描繪日本「神風特攻隊」的電影《永遠的零》在香港熱映，日本右翼首相安倍晉三此前一句「非常感動」的觀後感，引發無數爭議。二次世界大戰末期，日軍在1942年中途島海戰失敗後，組建自殺式空軍「神風特攻隊」，利用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，按照「一人、一機、一彈換一艦」的要求，對美國海軍艦艇編隊、登陸部隊及固定的集群目標實施的自殺式襲擊。長期以來，日本右翼一直試圖篡改歷史，把特攻隊隊員美化成「自願爲國獻身的英雄」。本報駐日記者日前特地訪問到了《永遠的零》角色原型之一，「神風特攻隊」最後倖存者之一江名武彥，爲我們撥開歷史迷霧，看清狂熱軍國主義給這些青年和他們的家人帶來的苦難和悲痛。

◀神風特攻隊隊員江名武彥出發前的全身照 受訪者提供

目睹廣島原爆 一輩子反戰

「我徒步從屍體旁走過，被當時的場面震驚了，遍野都是屍體，那些頭髮燒焦，皮膚燒熔的人隨處可見」。1945年8月7日，美軍在廣島投下原子彈「小男孩」次日，江名武彥及同一架戰機的另2名神風特攻隊隊員，坐上開往廣島的火車。

作爲神風特工隊隊員嘗試2次自殺式襲擊不死的江名武彥及同袍，被日本海軍潛艇從鹿兒島救回長崎縣佐世保鎮守府，他們先從長崎去了大分縣，可到了大分縣，被命令要回自己的原隊——茨城縣百里原海軍航空隊。

江名說：「8月7日的早上，我們開始坐火車向廣島進發，到達廣島之前，不能通車，於是我走路進入廣島。那時是廣島原爆的第二天早上，天空上還有原爆後的煙霧，我親眼見證目睹了原子彈爆炸的場景。我徒步從屍體旁走過，被當時的場面震驚了，遍野都是屍體，那些頭髮燒焦，皮膚燒熔的人隨處可見。據說，10萬人在一瞬間消失了。看到了戰爭的災難和痛苦，我當時心中只有一個念頭：『不要廣島，不要戰爭』。」

江名說，8月9日，他回到茨城縣基地之後，淋巴開始腫起來，去醫院看病，就發現是因爲受廣島輻射影響，至今，他還保留「日本政府鑑定受到原子彈輻射的健康保險手冊」。江名說：「不久後，美軍也登陸了，日本宣布投降後，我的內心也安靜下來了，不用再擔心打仗了。雖然說停戰了，但爲戰友的死表示難過，甚至還感到內疚，因爲飛出去的人全部死了，而我還活着。」

欲當記者 看一輩子《朝日》

從學生變成士兵的江名，戰後一度迷茫。大學一年級就當兵，沒有機會完成學業，但在軍隊服役三年，學校還是發了畢業證書。與父母商量後，再決定在早稻田大學選修政治經濟，理想是考取《朝日新聞》成爲記者，可惜的是沒有被錄取，後來進入食品公司成爲職員。但因爲反戰立場，他又看了一輩子的《朝日新聞》。

江名說，戰後很多年，不敢對外說自己是神風隊員，從不向外人提起這個故事。戰爭時，他們粉身碎骨的犧牲，被譽爲護國英雄，然而戰後，各種非難、質疑的意見紛紛出現，國內外都有人提出嚴厲撻伐的聲音。

和平鐘下 對戰爭說「不」

日本鹿兒島知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的主要空軍基地，也是戰爭後期神風特攻隊的大本營。在鹿兒島縣三島村，村民與當年神風特攻隊隊員的後人，在和平鐘下舉行了悼念儀式。

三島村總務課長大山秀人介紹，當年神風特攻隊出發去沖繩與美軍作戰時，爲了避開美軍軍機的攻擊，採取途經黑島（三島村）攻擊沖繩的戰略。當年在這裡先後有四位神風隊員的飛機墜落，並且由當地村民救起。四位神風隊成員柴田、佐野、安部正也是隸屬陸軍神風隊，江名武彥是隸屬海軍神風隊，他指着遠處的大海說，這個大海裡還有很多被美軍擊落的神風隊員和飛機。

一位沒有參戰的老村民講述，當年他送一位叫安倍正也的陸軍特攻隊隊員返回日本本土，但安倍不久後又再次起飛，再也沒有回來。當他知道那位經他手救過的人死去後，一直內疚幾十年，因爲，他覺得是他親手送他去死的。

剛剛退伍的陸軍自衛隊長官鬼塚俊申說：「我參加自衛隊不是爲了打仗，而是絕不允許發生戰爭。今天，即使我已退休了，我仍然會繼續宣揚和平。」最後，全體中小學生集體宣言：「不要戰爭，就能抓住幸福，願世界和平！」

在祭典結束後，安倍正也的外甥女三谷女士對記者說：「戰爭的遺害太大了，那位送人的人，雖然沒有參與戰爭，但由於他親手送我的舅舅回到本土，再參戰致死，幾十年來一直心存內疚到今天。我堅決反對戰爭。我的舅舅當時只是一個孩子，雖不願也不能說出自己的內心眞實話，但我作爲一個21歲的孩子的母親，現在決不讓自己的孩子去送死。」

《讀賣新聞》記者長野浩一說：「我已經第三次參加這個紀念活動了，人員沒有太大變化。但是，了解當時情況的人越來越少了，村民們認爲有需要把這個和平精神對外宣傳，讓外界知道，今年是連續第11年了，這一次首次有東京和香港的媒體來報道，村民們非常高興。」

▲日本鹿兒島黑島居民輪流敲響和平鐘 黃匯傑攝